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四

梅谿林堯叟唐翁標註

魯桓公上

公名軌惠公之子意公之弟弑兄自立史記亦名允諾辟士服遠曰桓

桓王九年魯桓公

周

五年桓王崩好弟莊公十年莊公卒子

鄭

昭公忽立魯鄭秋鄭伯突入于櫟

武立子登桓十

奠祭仲立子儀

魯桓公十四

魯

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魯

殤公九年魯桓公一

武莊公馮立

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陞庭

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

子侯桓七年曲沃武

沃滅翼冬主命號

公殺小子仲立晉哀侯

之弟緡于晉

宣公八年魯桓公卒惠公

崩立桓十六年惠公葬公子黔牟立

相侯四年魯桓公立七

年相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

年曹桓公卒莊公姑射立

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相公三十四年 魯相公五年陳相公卒
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相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相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九年

杞

武公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魯

隱公元年

許

許叔詳見隱公元年 魯五年許叔入于許

楚

武王二十二年 尊楚號居之 愆自立為王 而去詳見莊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 報楚相公八年熊通 隨人盟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元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
 此自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
 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以後元年始亂古制
 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德
 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
 年或一歲再更使記
 世無窮而美名有
 也必欲博父當
 春秋自隱至文六君
 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

栢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

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栢非惠公之嫡

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

曷為深絕栢也試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

二嫡惠公之妃既廢至以聲子則是攝行

內主之事矣仲子安為夫人母非夫人則

栢乃隱之庶弟安得子謂當立乎栢不

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故栢乃實讓之

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有而居之者攝也

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

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攝

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此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

其實譏而相乃弑之春秋所以惡相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相刃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故以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望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謂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相罪深加懲者何言終始討賊之義以示正法正

伯莊于垂垂即人丘衛地鄭伯以

山所以易初也鄭既歸初矣又加塵者初

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初為隣鄭畿內

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

必在善事讓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

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按本塞源杜篡

弑之漸也湯沐之邑雖宿之地先王所錫先

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萬之顧是有無君之心

而廢朝覲之禮矣是禮親之心而棄先祖

之地矣故聖人以此為隱惡而隱之也其不

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

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

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曰越近垂

此結訪成也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
稍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
栢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執
逆之人凡民間非默明子所謂不待教命
人得而誅之者也而如之盟以定其位是
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如夷狄化人類為禽
獸聖人所為懼春秋作人作無俟於貶絕而
惡自見矣

秋大水

迎于真怒氣并之所致也栢行逆
而後濟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
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
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

使禹

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

成時陽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
年而後也山谷之所澆斲自禹功既施
天蒸為堯有沙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
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
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一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塲公弒

肆

栢無王而元年書春王十月以天道王法正
栢公之罪也栢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
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弒逆者不
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

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
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
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非所謂格君心之
非者然若弑死於其難命不渝亦可以無
媿矣父者名也著其難而書及不失其官而
書大夫是春秋之所其也賢而名之何也故
侍讀劉敞

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
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
臣與之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

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

六

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
督以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
督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
所以憚也不有君能國乎春秋賢孔父
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臣乃天下之大閑
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天也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
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
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
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
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

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
篡弑之禍止矣今相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
之大惡凡民間弗慙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
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凶與夷狄無異而春
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
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
子不制度不議禮不
進退諸侯亂名實哉
以匹夫專進退諸
子之事乎

天子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
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
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
行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

味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
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
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

三月公會齊魯鄭伯莊于稷稷宋地
成平也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
昔公瞿然充席曰是寡
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
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
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不慙也而相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
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

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相
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
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耳春
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
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曰隱督弑殤服弑
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曰惟春秋所以作也
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曰則謀宋災而不能
討故特書其事以示曰夫而稱人此則書公
書魯卿又與諸國曰夫而稱人此則書公
又序諸侯曰夫而稱人此則書公

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
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
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

部小國音告大鼎于宋戊申納
大廟魯周公廟宋以部鼎
賂公始於甲宋且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取者得非其有之辭者不受而強致之謂
弑帥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大廟
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曰夷狄禽獸之行也
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曰惠又何誅焉聖人
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
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
國家也亦或知戒

秋七月祀侯來朝
公毅程氏皆以祀為紀相弟弑臣弑君天

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相立而例之也

蔡侯相鄭伯莊會于鄧 **禮** 禮之始也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甘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替號稱曰懲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 **禮** 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

小大方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

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禮**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禮** 此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茲之罪也相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士也

二年春正月 相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

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
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
也安得一公之內三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
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相公弑君而立至于
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
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
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
不戴天反而事辭中
其凶逆無所忌憚
後不書王者見相公與天王之失政而
即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
臣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
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

信于贏贏齊地音盈夏齊侯衛侯

宣胥命于蒲蒲齊地音惟天子稱命此私

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
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

獨爲近正乎故特之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
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之問君子以信易生
重相王之失信去則不立矣故荀卿言春

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祀侯武于郊

之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
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
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

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相
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
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
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
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
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謂之典明此天下
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禮謂之建以此典太
宰之所定也乃為亂承命以聘弑君之賊
乎故特與而書名九宰之非宰也聘于弑
君之賊而君之賊而君之賊而
命矣命矣命矣

夫咄贈仲子糾聘相公其事皆三
少之所繫也然咄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

臣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
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
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
其任也任之重則責亦深矣嫡妾之分君臣
之義天下之大倫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
稱爵見春秋責也也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五

梅 谿 沐 堯 唐翁標註

栢公中

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巳某侯栢鮑卒栢曰陳
庄武太子而自立夏孫仕 鄭伯莊如紀栢曰

外相朝曰如 按左氏齊鄭朝紀故 身之紀人知之夫如

者朝詞也曹不朝也 大不朝乎小紀之為

紀微乎微者也齊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

國也也 懷詎護之謀欲以襲之

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

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

於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

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

之意之效是也

來聘

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

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

以其賢也使之不也 卿大夫子弟以

父兄故而見度則非也 而政由是敗矣上

世有自野耕釣渭擢也 人莫不以爲

宜伊陟象賢復相太也 公世美入掌兵權

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也 死禹作司空蔡叔

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推其

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

爲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

退處於箕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叔後世人主徇大目私意而用其子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

葬陳相公城祝丘秋蔡衛人宣陳人從王伐鄭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王卒大敗春秋書王

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拒公殺君而自立宋督殺君而得政天下大

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

本矣三國兼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

也三綱軍政之本聖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戰王卒大敗而不書又以前天下之防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

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
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
人祖禰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曰林放乎明乎春秋
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聖人治國如指諸
掌之說矣

冬州公如曹不以朝出也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其國危遂不復天子
三公稱公王者州公諸侯而稱公

唐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
公世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

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州公也音捕

記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

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

也今州公來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

秋乃書其名將以賤畜之乎孟子乃

以託國為禮將何趣可曰世衰道微諸侯

放恣強陵弱眾暴寡不治其有壤地編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

不幸也非其罪也諸侯之禮接之可也

若譚子在宮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
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節以
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
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和益曹陽州寔之徒

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之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意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閱馬中冬大閱教眾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

月不時矣以鼓則路鼓諸侯執賁鼓以

其則王載太常諸

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撤彼桑土網罟牖戶之意

戶之意

乙丑父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

者以賊討 其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

善蔡者以蔡人知陳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

不以化為若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

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多辭名當討之賊也

魯相弒君而鄭伯與之 宋督弒君而四國

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 齊商人弒君者反

其見殺則稱位蔡服弒者及其見殺則稱

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

乎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則諸行

事可謂深切著明矣慕我之賊外則異國皆

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

適家始生即書于策與之法也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道賢可禪則以天

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可繼則以天

下為家而不必於讓明之義萬世之通道也

與賢者貴於得人首定於立嫡傳子以

嫡天下君薨而世子未生之

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

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

之事大矣天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

而書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而書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百于鄭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

其所為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

榮辱之本也昭公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

逃齊主楚終以乞盟其所主而榮辱成敗

見矣魯相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

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接其能國乎然則

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相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魯地

咸丘地各也易稱五月三驅在禮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而不綱戈不射宿皆

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

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難來朝魯在泰山之下谷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有朝相公者必若谷鄧而後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伯鄧侯何以名相天下之大惡也執之禁殺之者無罪穀

伯鄧侯越國踰境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

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居春夏以

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

相弟弑陰歲功不能成矣故去秋冬二時以志當

此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

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

其君則殘之相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

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

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

常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相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

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
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
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
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事不亦深切著明
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無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仲今魯烝以春正月
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以紀政而其言曰
夏數得天百王所司 王商周革命改正示
不相公至守承享猶自夏為

不時烝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
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
不時烝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

秋非以下

也為烝烝見讀書也
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

前其餘無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
秋任宰相之專而青補也虞史以人主大
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相為一心以為一
體故帝庸作歌則曰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自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徒不與也以為一
心故歸賄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各於前
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相公錫相公命則宰
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
叔突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

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
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之類一句而包
數義春正月巳如烝夏

一版

秋伐邾大夫專也冬十日

自雪 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

或命也遂擊也

劉放曰

也曷為不稱使不與

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
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
祭公歸小邾侯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

輕使為罪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

遂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

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

官師從

靖公合禮則

九儒以為使卿逆公監

之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凌紀國姓季姜周桓
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

書季姜自逆者而

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 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
得以上潛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
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稱王后示天下
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

父母所子而稱季美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
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有所當而不相悖
皆正始之道正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
者眾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

共世子始射來朝

按周官典命

子誓於天子而攝

其君則下其君

等未誓則以皮帛繼

子男世子

天子有時而不敢後

禮

天子有時而不敢後

急於朝相而使世子攝哉大位茲
下急於朝相而使世子攝哉大位茲

副出於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

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

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

十年春王正月

相無王今復書

十者盈數也天道十

年則亦周矣人事十

亦變矣故易稱守

貞者十年而必反傳

惡者十年而必棄

相公至是其數已盈

於天人矣十年

書王紀常理也習於

者見二年書王以為

而曹伯適薨遂附益

矣果正諸侯之卒不

肥

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書伯終生卒 莊公卒于莊公姑射立夏五月

月葬書相公秋公會衛侯宣于挑丘弗遇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 附約魯會于挑丘至

是中變而從齊鄭於巨 有郎之師其戰于

郎直書曰來盟于惡 奪其爵則挑丘之

非遇也蓋惡衛侯之 矣挑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 衛侯宣鄭伯莊來戰

于郎 善書之用周班惡

三國之

夫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

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

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

已而應之者矣未有博道縱欲得已不已

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

疑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

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

私忿小怨 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

哉此春秋之所必書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

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

州叶主兵而先宋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六

梅 谿 指 堯 唐翁標註

相公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侍 人宣鄭人並盟于

惡曹惡曹地闕此疑 諸侯也戰於長

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 滅后之母家衛亦

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用 甚於惡曹故畧之

也

盟會皆君臣之禮 彼者之盟會不志于春

秋秋之 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

臣之君 天既不以道與師

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

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

段

夏五月於未 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殺其弟使黜其口於四方自以為

可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

五年其革不息忽儀豐突之際

其禍慘矣建於一念之不善後

世則而象之至於足相殘國內大亂民人

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小酷乎有國者所以

必循天理而不可以滅之也莊公之事

可以為求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來

執鄭祭仲國同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

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

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真正卿大祭仲之罪

肆

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貴祭之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繼其君而立其任之重者責之深祭其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旨仲立之也若忽則能立乎其位貴賤之詞皆仲尼親筆非從者書而

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家務我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齊者明和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不當立也突者當立何以書歸于鄭春秋書歸有二義一難言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言也一順詞也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有推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幼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鄭忽出奔衛曰鄭忽鄭忽而突不繫鄭以突為莫也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

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
非美然籜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交重不
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天以校重自其
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
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
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
此獨為鄭忽言也如
不能立爾若夫志
進退之權在我矣鄭忽
他日子產相
禮以當晉楚至於壞
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
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
有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

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榘陳法厲蔡侯相盟于折折地闕柔

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故敗之至
如字又古公會宋公于夫鍾
夏月公會宋公于闕魯地

臣與宋
于虛于龜皆不而人對其詞費也曰盟者
春秋所惡而屢盟以合眾
而數會以厚疑聖人
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
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
會盟為可持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癸亥公會杞侯武莒
子盟于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

人盟于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
莊公亦立公會宋公莊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
公會宋公莊于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
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
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
于宋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
費賂於鄭而無厭
二國聲其罪以致
罪則固可伐矣然取
其賂以立誓者魯與
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
也無諸已也

七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

侯宋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與

紀為主而先於齊
宋獨取殺梁之說
三國以攻紀魯鄭獲
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
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
為主何也彼為無道
躬之事禮義辨喻之
其封疆効死以守上
連率與鄰國之諸侯
是而濟然與戰豈已

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
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
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
能益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其不稱使如楚屈
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不盟特未定也諸
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
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午御

御廩粟梁盛之所藏其新
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
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
書重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

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
奪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

春秋

廩災于土

易災之餘則不敬

不時禮以敬為本發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

宋人莊以齊人義蔡

鄭厲

者之所由興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
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然齊人之侵已

故以楚師伐齊蔡怨曩危之拘已故以吳子
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
弱於齊以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
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而不敢私用之與私
為之用以伐人國大罪道也故穀梁子曰
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上下

災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車十里租稅所入足以
充費不全於有求也諸侯各有職貢不至
於求求以則已為不可况卑服

則已為不可况卑服
金王者有求下觀而化
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
求利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
利其身皇皇焉

君人者必昭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臨各

昭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臨各
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
休矣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
止矣夫德廉恥道喪寵賂日
甚淪於危殆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相上葬立至莊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

鄭伯突乃出奔蔡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其嬖雍糾殺之
雍糾知之以告仲仲殺糾糾公出奔蔡是祭
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何也陸淳曰逐君
之目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
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
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

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止乃其自取焉

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忽昭昭公也巳居君位而度爾世子者明矣

忽嘗嗣位乃其國歸而
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

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
歸而稱復則不可

官或曰復歸

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
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
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
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

義然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義丁艾齊地 荆人年人冒人來朝
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

公羊曰皆何
國之也其狄之何天

王崩不奔喪
秋九月鄭伯厲突入于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
夫制邑之死號君其城也
親親也今又城櫟而宣

何謀國之謀也衛有蒲
蔡不美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

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
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至於厲公復國

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東之事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也 陳侯茅于表伐鄭 後伐鄭 昌氏反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 而遷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 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惟

厲公雖篡其智足以 樂日以盛強諸侯不顧 言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 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 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

羊書其會地而後伐以譏之也 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衛侯惠于 會宋公衛侯陳侯莊蔡侯相伐鄭

春正月會

於蔡王制諸侯之爵 其後先固有序矣在 周官大司馬設儀辨 以等邦國猶天建地 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 制既立霸者以意 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 之強弱相上下蔡 嘗先衛今京陳下者皆 以為為後至也以至 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 人而不要諸禮也 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 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 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皆春秋防微

於蔡王制諸侯之爵 其後先固有序矣在 周官大司馬設儀辨 以等邦國猶天建地 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 制既立霸者以意 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 之強弱相上下蔡 嘗先衛今京陳下者皆 以為為後至也以至 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 人而不要諸禮也 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 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 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皆春秋防微

以書意自見矣

杜漸不嚴於名分考 罪之以納突也諸侯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以納突非正也故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 恐為不義而莫之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書至以罪桓之上無

禁也 拜齊 曰惠公讓

冬城向十有一月 齊侯 襄紀侯盟于

十有七年春 以齊 襄師戰于奚魯地

黃齊地二日 齊魯之兵始於奚而終於

五蔡侯封人卒 桓侯卒哀侯立秋

八月蔡季 蔡侯弟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

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

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敬

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

隨者也是以見貴於春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 蓋蔡季之賢知請謚

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草是 愛君以禮而季能

行之此賢者所以異 人也或曰葬未有

不稱公者其稱侯傳 外臣子之於君極

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 矣孔子疾子路使

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 為有臣吾謀於天

乎曾子疾革而易箒曰 吾得正而後死焉斯已

公會齊侯襄子樂魯侯公本與夫齊侯俱行至公與夫人齊
氏遂如齊魯曰公本與夫俱行至公與夫人
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樂既會而又附隨不與以故
曰遂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在公也按齊詩惡
魯相微弱不能防閑文使至淫亂為二國
患而其詞曰微苟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言公於齊變曲順從若水從地
無所不可故為亂而春秋罪相公治
其本也身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
是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

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戕害之也丁
酉公之喪至自齊告廟也

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相公
正發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
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

書即位則

秋七月冬十月二月葬我君相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葬在外也穀梁子
曰葬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相公
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讎在魯則內也在
外者不責其踰國固自之者矣在內者討
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相公
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傳卷之六

